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張元功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二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
單開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

軍

觀古玩翻吐
從瞰入聲

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瑯邪公主外孫

段氏妻之

妻七
細翻

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

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

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史言夷狄之人猶能以禮自處而中國乃不能以禮處之

丁

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

尚辰羊翻夏戶雅

翻吐從瞰人聲

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

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

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

為于偽翻處昌呂翻

惡鳥路翻

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

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候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

前年

受詔今始濟河厥九勿翻苾毗必建牙於故定襄城杜佑

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

曰故定襄城在朔州有户三萬勝兵四萬勝音升馬九萬

馬邑郡北三百許里

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外扶問翻願子子

長知兩翻

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

入長城詔許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監古街翻留

右僕射高士廉輔之射寅謝翻辛巳行及溫湯新豐有驪山溫湯華州有

府衛士崔卿刀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

行宮射而亦翻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十惡二曰謀大逆注云為謀毀

宗廟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于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逆正條以其干紀犯順以大逆論罪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

蛇復扶又翻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閭立德官營襄城宮見上

年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漢叔孫通

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與

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書成上之上時掌翻

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平覲覲他秋翻

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

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近世相傳

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柱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徵陟里翻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

或中

中竹仲翻

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共犯三刑

長平之職

死者四十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又辰辰午午酉酉亥亥

謂之自刑

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

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

申合午與未合漢光武
中興南陽人土多貴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

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

天於
紹翻

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

弱短陋

虺鳥
黃翻

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

婢為人無始有終

少詩
紹翻

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

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

甲巳申酉乙庚午未丙辛
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

戌亥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戌亥甲戌旬申酉甲申旬
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卯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

空亡惟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

長知兩翻天於
紹翻下壽夭同

此皆

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

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言長夜窀株倫類

永

安體鬼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

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

以為一事失所禍

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

年月也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

春秋九月丁

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

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

窆必驗翻

不毀則

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

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
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
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
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

夫音扶妖於
驕翻擗類亦

制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

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

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

敗補邁翻
惡烏路翻

而識者

皆以為確論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

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相息亮翻

考異曰舊傳云鄯州

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

三人今

從實錄

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

帝以宗室女為

弘化公主下

嫁吐谷渾

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

奔鄯善城

隋煬帝破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之樓蘭城騎奇寄翻鄯時戰翻

其

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

為于偽翻

國人

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尚辰羊翻

五月壬申

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

并卑名翻

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

義慈

使疏吏翻
嗣祥吏翻

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

言未可東封

字蒲內翻
上時掌翻

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

辰詔罷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

按會要武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者
起之於苦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

太子

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

治直之翻
好呼到翻

志寧諫不聽

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

昵尼
質翻

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

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属使陵易衣

冠不可長也

上時掌翻下同易以鼓翻長竹兩翻

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

不許分番

太僕寺典廐署有執馭一百人舊番上二宮六典太子僕寺有廐牧署有養馭十五人駕

士三十八人

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

新書作達哥友

志寧上書切諫

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

紇干承基

二人入

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

孔穎達曰寢苦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苦頭枕於塊處

昌呂翻

意不忍殺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

使入貢

數所角翻下同數同使疏吏翻下同

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

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

纛徒到翻

上又

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
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
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

荷下可翻

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

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
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
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
以歸殺之

吐屯突厥官名使公主諸國沙鉢羅葉護立見上卷十三年幾居豈翻

丙子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治直之翻

營構既成

勿數改移更易一椽

椽所追翻屋椽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椽魯謂之桷

正一瓦

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

實多

恒戶登翻

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職方掌天下地圖及

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使疏吏翻麗力知翻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

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

遺于

季翻好呼到翻

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

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于高麗

高麗妻以游女

妻七細翻

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

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

給蕩亥翻恙余亮翻

咸涕泣相告數日

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

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于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

耳

漢武帝置臨也真番樂浪玄菟四郡高麗有其地

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

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

趨七喻翻

水陸

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觀帝此言已有取高麗之心察則界翻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

懼比年豐稔

比吐至翻

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

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

治直吏翻易以政翻

驕侈

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

辰幸嵩陽

伊闕縣舊曰新城隋開皇十八年更名有伊闕嵩陽縣舊曰潁陽隋開皇六年改曰武林

十八年改曰輪氏大業元年改曰嵩陽有嵩高山並屬洛州

辛丑還宮并州大都

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

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卒子恆翻

朕唯

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壬申車駕西歸長安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

山士馬皆從

從才用翻

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

耳

拉虛合翻

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霄等

兵

紇下沒翻靺鞨音未昌霄而立翻

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

陽嶺以擊突厥

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

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

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苾毗必翻帥讀曰率下同使疏吏翻下同

癸酉

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

騎千二百屯羽方

騎奇寄翻下同羽方新書作朔州

右衛大將軍李大

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

靈武縣屬

靈州靈武郡將兵即亮翻

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

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

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

將即亮翻

上戒之曰薛延陀負

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

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

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薊秋草

難他計翻
耘除也

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頃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

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

糗去久翻頃丑
鄭翻倚居蟻翻

不須速

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戊子車駕

至京師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

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

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
許里至諾真水見賢遍翻

敗補
邁翻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

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灤北走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灤匹各翻自淮以北率以積水處為灤

世勣

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三十里

陳讀曰陣

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

長稍直前衝之

稍色角翻

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

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

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

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

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

五臺本漢太原慮隴縣久廢後

魏改曰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臺山屬代州

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

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

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

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

可汗

將即亮翻語牛倨翻厥九勿翻

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上問

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

朝直遙翻比毗至翻

對曰陛下虛心

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

言耳上曰然人臣闕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

白刃者亦何異哉

忤五故翻冒莫北翻

是以禹拜昌言

見書三謨

良為

此也

為千偽翻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

秦置

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為卿隋改為監
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
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
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

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

事

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馮事
始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

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剋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
二口八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
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
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
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
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
殿受朝謁
亦名正衙
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

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
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
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
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
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
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
天下莫與汝爭功 朝直遙翻下同 陛下撥亂反正羣臣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而上時掌翻 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

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

乘繩證翻
為于偽翻

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

上時掌
翻下同

泰好學

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

之

時泰奏引蕭德言顏肅蔣亞卿許偃
等就府修撰好呼到翻說輸芮翻

於是大開館舍

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于太子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服物

不會與王者共之

周禮王及世子惟膳不會其他
服物世子猶皆會會古外翻

庶子

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

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

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

見漢景帝紀塞悉則翻卒于恤翻

宣帝寵淮陽

憲王亦幾至於敗

見宣帝元帝紀幾居希翻下同

今魏王新出閣宜示

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

成者也

孝經載孔子之言

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

上書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

不處嫌疑之地

處呂翻

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

昔嘗居之

元吉追封海陵刺王

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

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徙則充戍各以罪輕

重為年限勅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

附

附籍也

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

中書侍郎二員時獨用文本故專典機密

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

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

唐六典曰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

隋置起居舍人始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具以他官兼者則謂之知起居注所

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

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幾居希翻上曰朕有不善

卿亦記之邪邪音邪對曰臣職當載筆記曲禮曰史載筆不敢不

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洎其

冀翻上曰誠然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

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息王海陵王皆帝踐昨追封刺來連翻謚並依舊

謚神至翻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

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

不肖卒亡宗祀

謂天元及煬帝也卒子恤翻

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

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

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

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

勝計

昵尼質翻近其漸翻勝音升

苦藥利病苦言利行

因張良之言而品節之

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

惡烏路翻

令戶奴伺

玄素早朝

戶奴官奴掌守門戶伺相吏翻朝直遙翻

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箠止慈翻幾居希翻又音祁

秋七月戊子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

玄齡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

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

足數所角翻折而設翻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

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

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翻下上表同比者弟

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

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

人知橫加威怒比毗至翻為于偽翻長知欲蓋彌彰竟

兩翻朝直遙翻橫戶孟翻

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

程大昌曰魏徵宅在

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

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

以遂其所尚徵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

與國家豈為一人

處昌呂翻為于偽翻

何事過謝八月丁酉上

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

分扶問翻

上曰此言是也時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

之

惡烏路翻

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

少愈詣朝堂表辭

少詩治翻朝直遙翻

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

嫡立庶危國亡家

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為犬戎所殺周室遂微晉獻公廢世子立

驪姬之子

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

見漢高紀及考異幾

晉國大亂

居希翻

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

說文病疾加也

可臥護之

徵乃受詔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

泥熟俟斤來請婚

俟渠之翻

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

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

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

鎮兵謂鎮守之兵謫徙謂

死罪流徙謫徙者

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

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

杜佑曰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澹河南即媯水也

自恃彊大

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

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

乙毗咄陸

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

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軍

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

山降處密之衆而歸

侯渠之翻索昔各翻降戶江翻

初高昌既平歲發

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

夏而後夷狄

上時掌翻治直吏翻先悉薦翻夏戶雅翻後戶遵翻

陛下興兵取高

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

不復不能復永平之舊也

歲調千餘人屯戍

調徒弔翻

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

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所遣多復逃亡

徒煩追捕

復扶又翻

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

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

警

磧七迹翻
振音亦

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

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

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

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

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

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

為于偽
翻長知

兩翻荷下可翻 考異曰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
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

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
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
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
十八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
此附於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

我復立高昌

復扶又翻
又如字

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

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

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弭
秣賀治末息德城北百

里距康
居國

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

將即亮翻下同
啜陟劣翻下同

乙毗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衆皆憤怨

泥熟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

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

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

使疏吏翻下同更工衡翻

上遣使

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

莫賀咄見一百九十三卷之二年璽斯氏翻

為乙毗

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

者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

帥讀曰率

乙毗咄陸出

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

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

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都護郭孝恪

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噶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錄叙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實錄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督則咄陸寇伊州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誤蓋亦由此今因孝恪為都護并言之耳乙咄咄

陸立事見上卷十二年

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郢縱

公宇文士及卒

賀琛謚法敗亂百度曰縱
急德敗禮曰縱卒子恤翻

上嘗止樹下

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譽音余

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

遠佞人

遠于願翻

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

屈具勿翻
強具兩翻

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

先悉薦翻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

降見一百九十四卷六年契欺訖翻苾毗必翻

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

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具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

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

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倨拔佩刀東

向大呼曰

呼火故翻

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

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

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

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

趨七喻翻

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

必不叛我會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

泣

使頭吏翻下同為于偽翻下泣下淚也

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

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

妻七細翻

以求何力

新興公主皇女也

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號堅克翻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

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

泉姓也新書曰蓋蘇

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麗力知翻

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

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

盛陳酒饌于城南

饌雖戀翻又雖皖翻

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

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溝

中斷丁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

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

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

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將即亮翻出行必整隊伍前導

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呼火故翻迸比孟翻為征高麗張本壬戌上校獵于岐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雍

州上宜置岐陽縣屬岐州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

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

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
歛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

絃樂在其中矣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治直
之翻歛力膽翻樂音洛

亳州刺史

裴行莊奏請伐高麗

毫旁各翻
麗力知翻

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

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
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高

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

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城

此皆隋恭帝義寧元年
事將即亮翻党抵朗翻

尋除

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

謂討王世充時也陝失冉翻

厯

南寧戎廣州都督

梁以犍為郡置戎州隋廢州為郡唐復改郡為州

仁弘有材

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賊

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

五年制令死罪

囚三日五覆奏

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

之求生理

為于偽翻

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

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

復扶又翻

謂曰法

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

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進蔬
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
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
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
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

惡惡上烏
路翻下如

字

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驪山

驪力
知翻

上登山見

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

墮讀曰隳

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

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緣坐律

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

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

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

酷法變隆周中典

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法也駁北角翻

且

誅其父子足累其心

累力瑞翻

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

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

治直吏翻下
同當丁浪翻臣

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愎諫

愎弼
力翻

雖有良臣將安

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

纔能救亡耳

事見一百六十六卷
梁敬帝太平元年

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

有足疾

承乾病足
不良行

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

之徒

徵堅
壺翻

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

子死立嫡孫

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曰我未之前聞也問子服伯子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
子舍其孫朮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
問諸孔子曰否立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

源也

孽魚列翻孽支庶也宗嫡子也

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

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

動靜以聞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

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

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

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吹昌瑞翻

其妻裴氏曰

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

以布車載柩而葬

柩音舊

上登苑西樓

長安禁苑之西樓也

望哭盡

哀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

為手偽翻

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

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鄂尉游文芝

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

鄂音戶

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

候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

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

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 二月壬午上問諫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

說苑亮釋天下舜受之作

為飲器斬木而裁之猶漆黑之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

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

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

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復扶又翻

上曰然朕有過卿亦

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

業已許之終不為改

不為于偽翻

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

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

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見二十四卷漢宣帝地節二年穉與稚同

直利翻上時掌

翻治直之翻

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

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

長知兩翻

上以為然 壬辰以太

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

見上

卷十四年
下遇嫁翻

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

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

嗔昌
真翻

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

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
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

如故 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

鄜音膚尉紆勿翻

乙巳

以敬德為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

參猶朝也

丁未上曰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

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

少詩治翻懈古檻翻

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

元王孝恭

謚法茂績丕德曰元主善行德曰元

萊成公杜如晦

如晦始封蔡國公既

薨徙封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

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

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公殷開山

謚法好廉自克曰節鄭音云下

同譙襄公柴紹

柴紹當作許紹

邛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

公侯君集鄴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

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

叔寶等於凌煙閣

書爵不書謚者其人存書爵書謚者其人已死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

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而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程大昌曰閣中凡設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恐

是在三清殿側以北面為恭邪余謂北面者臣禮也非以在三清殿側之故

齊州都督齊

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弘智說之曰

尚乘局屬殿中監有奉御

有直長掌內外閑廐之馬辨其羈良而率其習馭者也乘繩證翻長知兩翻說輪芮翻

王兄弟

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為然弘

智因薦妻兄燕弘信

燕內肩翻

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

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

聞祐昵近羣小好畋獵

昵尼質翻近具斬翻好呼到翻

長史權萬紀驟

諫不聽壯士皆君謬梁猛彪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

皆子感翻効戶

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

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

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

數所角翻朝直遙翻下同首式又翻

祐懼而從之

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悔改

緣翻

上甚喜勉萬紀而數

祐前過以勅書戒之

數所具翻

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

我而自以為功

言萬紀勸祐令自首而自以為匡輔之功是為所賣也

必殺之上

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為祐府典軍

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

尉領旅帥二人王國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下守衛陪

從之事校
戶教翻

文振數諫祐亦惡之

數所角翻
惡烏路翻

萬紀性褊專

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謩猛

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

塊苦對
翻土塊

萬紀以為

君謩猛彪謀殺已悉收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

者數十人

勿戶槩翻
又戶得翻

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

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

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

騎追射殺之

騎奇寄翻
射而亦翻

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

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

仰視

稽音啓

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

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

子夜縋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

乘夜縋城而出恐為逆黨汚染也堞連協翻縋

馳偽翻

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

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

濟子禮翻鄆音運

上賜祐手勅曰吾常

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

近其靳翻為于偽翻

祐召燕弘亮等五

人宿于臥內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

等對妃宴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

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王揮刀拂之

為于

偽翻

祐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事李世勣兵未

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

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分齊州之淄川置為郡

齊府兵曹杜行敏等

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專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陰

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

面鼓譟聲聞數十里

聞音問

祐黨有居外者眾皆攢刃殺

之祐問何聲

攢徂九翻

左右紿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

李世

勅封英國公飛騎北門屯兵也給蕩亥翻騎奇寄翻下同

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

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

垣千元翻被皮義翻

行敏等干

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

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

煨烏回翻

因命積薪欲焚之

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啟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

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挾弘亮目投睛於地

挾於決翻睛音

精餘皆撾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鑕之

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勅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

死于内侍省

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内官也前漢宦官

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宦官晉置大長秋卿為後
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内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武德
初復為内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

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

數所具翻援于元翻刺七亦翻

為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遥責祐曰
主上提三尺劒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
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
自量之甚也

量音良

祐縱擊虜之慙不能殺勅贈石頭毫

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

隋義寧元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社縣屬并州武德元年

屬韓州三年置榆州六年廢州以榆社屬遼州毫旁各翻

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

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

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

郟城即漢潁川郡之郟縣也後魏置郟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

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併後魏之郟城地屬馬師古曰郟音夾處昌

翻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

爵武都郡公謚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

公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

喜許記翻

所為奢靡畏上

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

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

褻息列翻
揣初委翻

輒迎拜歛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

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

鑪六隅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

亡奴謂官奴之
亡命在逃者

親臨

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

廝音

斯今人讀若
瑟好呼到翻

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

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

蕭徒到翻

處昌呂翻

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

啗徒濫翻又

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于

地衆悉號哭

僵居良翻號戶高翻

跨馬環走臨其身斃面良久太

子歎起

環音宦斃里之翻歎許勿翻

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

於金城西

金城恐當作金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

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自謂得為思摩典兵當一設之任必當表表自見史

言承乾之狂愚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

數所角翻

下素數上數同

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

風音諷又如字

仍遷

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

陰使人殺之不果

上時掌翻

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

元昌上弟也

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

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毳甲操竹稍

被皮

義翻操七高翻稍色角翻

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

陳讀曰陣

呼火故翻樂音洛下不樂同

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

披其手足引之就樹而撾之撾

勝爪翻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

萬人營與漢王分將

將即亮翻

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

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

折而設翻
下選嫁翻

上命黃門侍郎

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

泰要結朝士

為于偽翻要一遙
翻朝直遙翻下同

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

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

籤上時
掌翻

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

心樂童子能執樂隸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
乾傳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

時加寵幸
號曰稱心

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

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諂讓

太子甚至

諂才
笑翻

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

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

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

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

謀殺魏王泰

紇下
沒翻

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

東宮千牛

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十
六人掌執千牛刀侍奉左右

太子知君集怨

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

數所
角翻

君集

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

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為于
偽翻

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

有庶人勇之禍

以隋事
動太子

若有勅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

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

頓丘

縣漢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
屬魏州武德初屬澶州貞觀初廢澶州以頓丘縣還屬

於魏州將
即亮翻

使詞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

子敗安儼為之力戰

銅火迴翻又休正翻語牛倨翻為于偽翻

上以為忠故

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

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

比毗至翻

善彈琵琶事成願

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

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為堯君素所殺

母曰長廣公主

長廣公主高祖之女

駙馬都

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

上女也

皆為太子所親

暉

暉尼質翻

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

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

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

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止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為紇干承基告變
張本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三

起昭陽單閼四月盡珣蒙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

觀古

玩翻上時掌翻

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

門下參鞠之

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鞠也今令三省與

大理參鞠重其事

長知兩翻鴉音禹

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

處昌

呂翻

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

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

來護
兒隋

將也死於宇

丈化及之難

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

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

其母妻子

元昌母
孫嬪

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

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

爭皆坐免為庶人

令音零棻符分
翻爭讀曰諍

餘當連坐者悉赦之

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

數所角翻
勞力到翻

以紇干承基

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

唐志岷州有祐川府
隋志岷州臨洮縣後

周置祐川郡唐蓋因
周郡名以為府也

侯君集被收

被皮
義翻

賀蘭楚石復詣

闕告其事

復扶
又翻

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

故自鞠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

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

功欲乞其生可乎

乞如字
句也

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

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

泣淚也

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

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

監古街
翻蹉七

何翻跌

然事陛下於藩邸

上在藩時引君集
入幕府數從征伐

擊取二國

徒結翻

謂吐谷渾

高昌也

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

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

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

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

粗讀與麤
同倉乎翻

以是知之

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

夏戶
雅翻

同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

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

從于容翻

君集志大而

智小自負微功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

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

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

朱子曰億未見而意

之也度徒洛翻

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

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

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

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

請立嫡也

上謂侍

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

之日也

泰小字青雀

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

為子

偽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

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

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

殺子而立

弟非人情也褚遂良探其心術之微而言之

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

寵魏王

復扶又翻下復同

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

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

全耳

遂良此語亦以激帝

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

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

乎治由是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

然

憮又甫翻

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

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

朝直遙翻

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

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

按唐六典兩儀殿在太極殿之後蓋古之內朝也常

日視朝而聽事焉

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

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

三子謂齊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謂

漢王元昌

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

又抽佩刀欲自刺

刺七亦翻

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

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

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

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

仁孝天下屬心久矣

屬之欲翻

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

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

西內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太極之

後曰兩儀殿六典朔望御太極殿視朝蓋古之中朝也

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

乾悖逆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

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

謹與

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

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

謹同

承天東曰長

勅門司盡辟其騎

辟音闔六典門下省有城門郎四人掌京城皇

樂西曰永安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置

引泰入肅章門幽于北苑

程大

門僕八百人分番上下

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其在宮北故亦曰北苑苑之北門曰啓運門又北即禁苑禁苑廣矣

丙戌

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

治直

更翻薄乎翻

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

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

更翻 同相

傳諸

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

與泰皆無恙矣

恙余亮翻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

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

尚辰羊翻

初長廣公主

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

武德元年慈景為堯君素所殺

更適師道

更工衡翻

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為趙節地師道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已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

為太傅肅瑀為太保

東宮三師並從一品

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歐陽脩曰謂同

侍中中書令也

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

率所律翻

前詹

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

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

少詹事正四品

為詹事之貳

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

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

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

自翦須為之和藥

為于偽翻下同須與鬚同和戶臥翻

世勣頓首出血泣

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

容謂曰

從于容翻

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

負李密

見一百八十六卷武德元年

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

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齧魚結翻沈持林翻覆數又翻

癸巳

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為

東萊郡王

雍於用翻
相息亮翻

泰府僚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

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

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左遷鴻臚少卿

臚陵
如翻

庚子

定太子見三師儀迎于殿門外

殿門東宮
之殿門也

先拜三師答

拜每門讓于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

稱名惶恐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

上時
掌翻

以承乾泰衣服

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憇乞勅有司優加供

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

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

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詩上乃命洎

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更工與太子遊處

談論處昌呂翻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

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使疏吏翻麗力知翻

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孔子之言未聞一二百

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

其開府儀同三司勲封如故

勲勲級封邑也

仍同門下中書

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

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

矣

書無逸曰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

其力則常得乘之矣

顏淵曰昔造父巧于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造父無佚馬也

見

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

舟也

孔子家語之言

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

書說命之言

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

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左右十二衛屯營也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薛延陀真

珠可汗

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

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

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

饌醵也
又醵晚翻

上

御相思殿

按褚遂良疏云御幸北門受其
獻食則相思殿蓋在玄武門內

大饗羣臣設

十部樂

增樂為十部見一百
九十五卷十四年

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

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

上時掌翻契欺
訖翻苾毘必翻

上

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

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

若敕夷男使親迎

迎魚敬翻

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

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

攜貳

復扶又翻

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

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

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

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

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

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廐真珠調飲諸部

復扶

又翻使疏吏翻下三使同富 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

許救翻調徒釣翻斂力瞻翻 草磧七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

與為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

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良上時

渠之渠之陛下溫平沙塞萬里蕭條謂平突厥也塞北餘寇

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見一百九十三卷

知兩翻璽斯氏 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比毗至翻復

翻纛徒到翻 卷十 西告吐蕃吐從嗽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

六年 入聲

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

樂音洛

咸言陛

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

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

偽翻為于

所顧

甚少所失殊多

少詩沿翻

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

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

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

載子亥翻

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

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

此二語攷之舊書褚遂良傳亦是如此然其意義難于強

解或曰力當作益言負延陀之約為無益也

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

卒子恤翻

夫

龍沙以北部落無算

匈奴庭謂之龍城無常處故沙幕因謂之龍沙

中國誅之

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

騎奇計翻

薛延陀所以

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

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

翻薄乎翻匭蒲北
翻稽音啓種章勇

翻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

訖下
沒翻

兵各數萬并力攻

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

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而獸心

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

妻七
細翻

下可妻同
殺所界翻

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

之

瓜剖猶瓜分
也志猶記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

見論語去
羌呂翻

唐太

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復扶又翻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

見上卷十六年

誠不可忍以今

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

擾之何如

契欺訖翻又音啖靺鞨音未昌

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

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

為于偽翻彼

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

善觀此則知帝之雄心末嘗一日不在高麗也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桂

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丙子

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

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疎遠

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言承乾之足不良於行猶云可也若其遠賢良近羣小則

不可不諫誨之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

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

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及

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

復扶又翻

初

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

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

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

將即亮翻好呼到翻

及正倫以罪黜

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

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

所撰碑

許昏撰碑事見上卷本年踣滿北翻仆也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

齡曰

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國史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

名而已貞觀三年始移史館于禁中在門下省北
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監古街翻前世

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
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

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

可撰次以聞

撰士
免翻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

上時掌翻
下上之同 陛

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
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
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

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

為此也

遠于願翻載子亥翻為于偽翻

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

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

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誅建成元吉事也

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

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挾武庚

以叛周公誅之以安周室魯公子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之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才問季友友曰

臣以死奉般遂鳩叔牙而立般

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

削去浮詞

去羌吕翻

直書其事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

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朝直遙翻

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

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

三職

即謂為工部尚書及
衛兩宮也率所律翻

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

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

大亮為麗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

而釋之遂與定交

帥所類翻

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

為將作丞

唐監丞從六品下

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

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

推吐雷翻遺于季翻

弼拒不受大亮言

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

上為于偽

翻將即亮翻

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代也

九

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

麗連兵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朝直遙翻

同 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齋璽書賜高麗

相里姓玄獎名姓譜舉陶

之後為理氏商未理證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里克為晉所誅其妻携少子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

曰

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

質職日翻

爾與百濟各宜戢兵

戢阻

立翻

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癸未徙承乾于黔

州黔其

甲午徙順陽王泰于均州

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

平郡梁置武當郡及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大業初廢為武當縣屬浙陽郡義寧二年分浙陽之武當均陽置均州孫愐曰洧水出折縣北山入洧洧今作均隋置均州以水名州也

上曰父子之

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

生離謂生而離別也楚辭曰哀莫哀兮生別離

亦

何心自處然朕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割

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為俊才朕心念之卿

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

處昌呂翻上時掌翻斷丁

亂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長官或

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

朝集使自隋以來有之先

悉薦翻長知兩翻朝直
遇翻使疏吏翻下同

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郎率儼屋

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為之作邸

儼即就翻賈音
古為于偽翻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

貞觀禮冬至祀昊
天上帝于圜丘

初上與

隱太子巢刺王有隙

刺盧
達翻

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隱持

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

見一百九
十一卷武

德七
年

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祕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

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

治直
之翻

勅戶槩翻
又戶得翻

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彞罪暴身

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

贈官改謚曰繆削所食實封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蔽仁
傷賢曰繆六典曰魏氏五

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勅選良家女以

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

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

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

治小字
雉奴

雉奴懦

懦奴

臥翻又萬亂翻

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

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

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

數所

角翻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

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

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

見二十三卷漢昭帝

元鳳元年

為人臣子不可不戒

為後無忌殺恪張本

庚申車駕幸驪

山溫湯庚午還宮

驪力知翻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鍾官城

漢鍾官在上林苑中至唐時蓋故城

猶存也其地當在鄠杜二縣界

庚子幸鄠縣

鄠音戶

壬寅幸驪山溫湯

相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

將即

亮高麗王使召之乃還

麗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玄獎論使勿攻

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

謂隋煬帝代高麗時

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

事焉可追論

焉於度翻

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高麗之地

漢魏皆為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

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立獎還具言其狀上曰
蓋蘓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
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

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

眄見翻
讐之涉翻

威望大矣今乃

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

蹉七何
翻跌徒

結翻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

薛延陀入寇

謂十五年擊
突厥思摩也

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

止使至今為患曷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

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

塞悉則翻

上欲

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

上時掌翻

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

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

將即亮翻下名將同

仗陛下威

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

穉直二翻

自餘藩

屏陛下所知

屏必郢翻

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

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

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

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

夫天音扶

蓋蘓文

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

紜但不見此耳 巳酉上幸靈口

新書作零口九域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

鎮臨潼唐之昭應縣昭應唐初之新豐縣按宋白續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

乙卯

還宮

三月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

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

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

外人亦聞之乎

行下孟翻

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

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

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

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

猶恐其虎蓋古語也

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

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

趣七喻翻

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無忌之保

分扶問翻

護大子至矣迨其後也以元舅之親為婦人所間不能保其身保其家而唐亦幾于不祀則太子不可謂之寬

厚謂之闊

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

京兆鄠縣東南

弱可也

三十里有
隋太平宮

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

少詩
沼翻

今

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

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

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

洎其冀翻上時掌翻
稱尺證翻詰去吉翻

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

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今以折之

比毗至翻好呼
到翻折之列翻

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

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

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

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

猶恐羣下未敢對敷

敷與
楊同

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

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

累

累力瑞翻
下之累同

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

為于偽
翻性好

謂性之所好
也好呼到翻

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

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

飛白書也

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

煩多

比毗至翻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

聞讜言虛懷以改

讜音黨

已未至顯仁宮

是時幸九成宮為避暑也至八

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為中頓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郿縣有隋安仁宮顯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監閭

恐當作安

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

艘蘓道翻

甲

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

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

帥讀曰率契欺訖翻又音喫

以太常卿

韋挺為饋運使

使疏吏翻

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

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銑

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謂司

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

為于偽翻

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

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

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

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

斷丁亂翻

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

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

乃難

旦翻

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

獻替

帝未起兵時儉在晉陽雅與帝游

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

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

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

行下孟翻瞻而艷翻恒户

登翻論盧昆翻量音良
比毗至翻稱尺證翻

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

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上

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行

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

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

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

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

賓客

荷下可翻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
讐校典籍屬秘書省喜許記翻

上聞之不悅嘗

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

從千容翻
累力瑞翻

朕

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

未嘗信宿離左右

少詩照翻
離力智翻

今若出外母必愁悴

悴秦
醉翻

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鳴咽

歔音虛歔音
希又許既翻

上愍

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

卒于
恤翻

九月以

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黃門侍郎即
門下侍郎正

四品上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
事之與奪皆參預焉朝直遥翻下同

焉耆貳於西突

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

啜勝劣翻
為于偽翻

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

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

南安西大都護又按舊書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減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安西都護府時

治西州西至焉耆七百一十里

詔以孝恪為西州道

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會

焉耆王弟頡臯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臯弟粟婆

準為鄉導

鄉讀曰嚮

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

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

將即亮翻

比曉登城

執其王突騎支

比必寐翻舊唐書作龍突騎支騎奇寄翻下同

獲首虜七千級

留粟婆準攝國事而還

還從宜翻
又如字

孝恪去三日屈利啜

引兵救焉耆不及執粟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

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

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

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

使疏吏
翻下同

言未畢

驛騎至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

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

國焉耆立粟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處

那噉

處那噉蓋亦西突厥之部落
酋長數所其翻從才用翻

乙未鴻臚奏高麗

莫離支貢白金

臚陵
知翻

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

不容

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白虎通夷者蹲也言無禮儀

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抵
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

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

郤鼎之類也

春秋桓公取郤大鼎于宋納
于太廟非禮也郤古到翻

臣謂不可受

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

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

大焉悉以屬大理

為于偽翻
屬之欲翻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

守手又翻

右

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鑠焉耆王

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勅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

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

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巳巳畋于澠池之天池

澠池

縣漢晉屬弘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大象

中廢郡以縣屬洛州唐屬穀州鄴道元曰熊耳山際有

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

池世謂之澠池澠彌充翻

刺史鄭元璫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

鄭元璫仕

隋為右武侯將軍從
伐高麗瑋殊玉翻

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

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

比公但聽之

帝所謂恃國家之大甲兵之強筭
畧之足以取勝欲見威于敵者也

張儉等

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

山川險易水草美惡

懦乃臥翻又奴
亂翻易以豉翻

上悅上聞洛州刺

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

洛音
名勞

力到卿有將相之器

將即亮翻
相息亮翻

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

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

為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疎又復不拜

復扶又翻

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

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

此玄齡所以為忠謹

也處昌呂翻

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

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驍之涉翻驍堅堯翻

甲午

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

兵四萬

破中諸州獲破歸是也帥讀曰率下同

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

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

艦戶黠翻腹撫
遣翻趨七喻翻

又以太子

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

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

率所律翻騎奇寄翻降戶
江翻趣與趨同音七喻翻

兩軍合勢竝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

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于安羅山時

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

損益取其便易

勝音升易
以敗翻

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蕪

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

碣其
謁翻

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

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

以治乘亂

治直吏翻

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

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

太宗以高麗為必不可克而卒不克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也

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

公李大亮卒于長安

卒子恤翻

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

五斛布三十四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

有五人

喪息浪翻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為之廢

朝

卒子恤翻為子偽翻

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

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

河

見上卷十五年

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之餘威依中國之大援還主部落薛延陀雖據漢北突厥之種類與鐵勒諸部舊屬突厥聞俟利苾之來恐翻而從之故甚惡焉惡烏路翻

豫蓄輕騎於漠北

欲擊之上遣使戒勅無得相攻

騎奇寄翻使疏吏翻

真珠可汗對

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

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

見一百九十五年

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

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荷下可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侯利苾之北度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

勝音升

侯利苾

不能撫御衆不愜服戊午悉棄侯利苾南度河請處於

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陞下方遠征遼左而置

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

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夏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一

十里處昌呂
翻夏戶雅翻

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

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將即亮翻
夏戶雅翻

人主患

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

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

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

斷丁
管翻

玄感以運卒反於

黎陽

見一百八十二卷
隋煬帝大業九年

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

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

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

行怨民語法
本之晁錯

突厥貧弱吾收

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
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
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

走音奏為
于偽翻

自今十五

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

騎奇寄翻
朝直遙翻

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

至盧思臺側

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蓋
即曹操伐烏丸所開泉州渠也上承桑乾

河行下孟翻
艘蘓遭翻

淺塞不能進

塞悉則翻

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

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滄州刺史

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朝直遙
翻使疏

吏翻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

留守

將即亮翻
守手又翻

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

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

小夷不足以勤萬乘

監工銜翻尉紆勿翻
上時掌翻乘繩誣翻

願遣偏師征

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丁巳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

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

少詩照翻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上聲

上之

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

復扶又翻

或

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

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

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

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

璽斯氏翻

更有如是者可專

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

魏太祖葬鄴城西鄴縣本相州治所

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迴起兵于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煬帝復于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

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將即亮翻乘繩證翻

是月

李世勣軍至幽州

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里

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

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

四出師而不能得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代高麗

朕

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

言中國之人其父兄死于高麗今伐之是為其

子弟報父兄之讎為于偽翻

高麗雪君父之恥耳

言蓋蘇文弑其主而其臣子不能討

恥莫大焉今討其罪是為高麗雪恥

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

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

噉徒濫翻

又徒覽翻

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

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

謂不預東征之名籍者

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

官勲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

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

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

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

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

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東宮內外衆務員一人

後魏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洎其冀翻

右庶子高季輔

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

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

城

柳城縣營州治所

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

營州有懷遠守捉城

而潛

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

濟遼水

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代遼所置甬道隋起浮橋度遼水所築趣七喻翻甬余隴翻

至玄菟

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

高

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

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

夏戶雅翻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唐歷張儉懼敵不敢

深入江夏王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帝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賁育之勇折衝都尉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

折衝都尉

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

騎奇寄翻

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

自遼

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趨七喻翻

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太

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設案士廉固辭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

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

籌所以計
算筆所以

書

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

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

夕上聞嚴鼓聲

晉灼曰嚴鼓疾擊之鼓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

曰文本殞沒

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

蓋牟城在遼東城東

北唐取之以其地為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鎮建安陽地熊岳秀岩四縣

丁巳車

駕至北平

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為北平郡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

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

卑沙城

帥讀曰率

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

上時掌翻

程名振

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

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

杜佑曰鴨綠水在平

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

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

淖奴教翻

人馬不可通將作大

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

騎奇寄翻

下同將即亮翻下同

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

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

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

乎

不以賊遺君父漢耿弇之言乘繩證翻遺于季翻

李世勣以為然果殺都尉

馬文舉曰不遇勦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

勦渠京翻趨七喻翻

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

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

陳讀曰陣

與驍

騎數十衝之

驍堅堯翻

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

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

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

張君义

有功必賞退懦必誅則將士知所懲勸矣勞力到翻

上自將數百騎至遼

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

塹七艷翻

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

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

從才用翻

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

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

重直龍翻

鼓

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藝其

西南樓

藝如劣翻

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

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

勝音

以其城為遼州

今大元遼陽府

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

不感動

中竹仲翻為于偽翻

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

自登州東

北海行至烏湖島又行五百里東傍海塢過青泥浦桃花浦杏人浦石人江索馳灣乃至烏骨江

將軍

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

契欺訖翻苾毗必翻

何力挺身陷陳

梁中其腰

陳讀曰陣中竹仲翻

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

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何力氣益憤束瘡而

戰從騎奮擊

從才用翻

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

級會暝而罷

暝莫定翻

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